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為

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

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

影綠水為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懸臺觀

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靄青堂紫

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侍而內無寒暑房簷



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  
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  
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  
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  
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荏蒲菱藕水物  
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青鳧白雁  
浮沉於綠水礚礚春籟皆用水功伽藍之妙  
最得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

皆來此寺尚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至  
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閭闔宮前受皇帝散  
花於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  
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  
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  
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  
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  
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

雅潤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躡班馬  
而孤上英規勝範凌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  
之士輻輳其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昇其堂  
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聽東吳之句  
籍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中解褐爲世宗挽  
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  
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  
靖虎門業廢後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

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競懷雅術洙  
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  
許之子才辭情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之詔  
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  
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  
二疏暨皇居徒鄴民訟殷繁前格一作後詔  
一作沿自相予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勅子  
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

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  
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  
後徵爲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  
朝儀咸一作自子才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  
碑頌讚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隣國欽其模楷  
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暘寺西卽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  
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

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一作

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

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  
義秉政聞其得金就落索之以二十斤與之  
銜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  
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東有秦太上公  
二寺在景暘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  
姨所建竝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

四  
女寺竝門隣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  
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布工比於景  
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  
施供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趾  
雖頽猶高五丈餘卽是漢武帝所立者靈臺  
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  
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牕四闥汝南王  
復造磚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

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  
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  
號明堂隊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管  
孝昌年戌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  
京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  
近洛河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  
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徒倚欲去忽  
見一老翁一作公來問從何而來徬徨於此

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淥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處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

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成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二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

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竝  
 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云碑至太和十七年  
 猶有四存高祖題為勸學里里內有大覺三  
 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  
 穎一作週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含消梨重十斤  
 從樹着地盡化為水有一作承光之柰承光  
 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勸學里東  
 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

也肅字公懿琅琊人偽齊雍州刺史奐之子  
 也瞻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祕書丞太和十  
 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製  
 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  
 生延賢之名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  
 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  
 之其詩曰本為箔上蠶一作今一作無一作作機上絲得  
 路逐勝去頗憶纏綿一作絲一作時公主代肅答謝

云針自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  
能衲故時肅甚一本多愧謝之一本多遂造

正覺寺以憇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

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

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

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

為漏卮經數年以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

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

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

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旌之長所好不同竝

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

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

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

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坑屠兒

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

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

八  
此字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  
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  
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  
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  
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  
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  
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  
厄海上有臭逐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

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  
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皆耻不復食唯  
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後蕭衍子西豐侯  
蕭正德歸降時元乂欲爲之設茗先問卿於  
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答曰下官生於水  
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元乂與舉坐  
之客皆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

竝在報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  
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二寺園林茂盛莫之與  
爭

宜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  
神龜中常景為泃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決決  
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  
亳近遼河宗遠朝海若兆唯洛食實同土中  
上應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

光宅口函下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  
東邑峭峒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  
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丘墳乃禪乃革  
或質或文周餘九列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  
景雕墮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  
無競魏籙仰天玄符握鏡重運會昌龍圖受  
命乃睠書軌永懷寶定敷茲景跡流美洪謨  
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

勒洛泐敢告中區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  
十丈華表上作鳳凰似欲冲天勢永橋以南  
園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  
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  
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  
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  
已後賜宅歸正里景昉初僞齊建安上蕭寶  
寅來降封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里後

爲齊王尚南陽長公主寶寅耻與夷人同列  
令公主啓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  
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  
來降處金陵館爲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爲  
歸正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  
宅歸德里正光元年蠕蠕主郁久間阿那肱  
史作環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  
下同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

進之下可班郗肱蕃王儀同之間朝廷從其  
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  
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  
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  
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  
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  
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  
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

管家門巷修整閭闔填列青槐陰陌綠柳垂  
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  
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  
於此賣士庶須臾皆請取之魚味甚美京師  
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  
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  
所獻皆施五綵屏風七寶坐床容數人真是  
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

於外逢樹卽拔遇墻則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竝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

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跟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卽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甄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

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咎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婿范嗣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

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女非吾子急

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  
 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  
 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遠路遇  
 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太市  
 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  
 棺槨涵謂曰作栢木棺勿以桑木為穰人問  
 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  
 稱是栢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為  
 穰遂不免京師聞此栢木踴貴人疑賣棺者  
 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  
 御道西雍為余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正  
 光中雍為丞相給一本多羽葆鼓吹虎賁班  
 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  
 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仄一作宇軫  
 轉週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

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  
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饒吹響發笳聲哀轉入  
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  
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  
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爲限  
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  
陽一日敵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  
富傾天下僮僕十人而性多儉悛惡衣糲食

常無肉味止有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  
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九一  
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爲譏罵雍薨後諸  
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箏  
篴能爲剛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  
安中與衛將軍源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  
徐鼓箏篴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  
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脩容二

名豔姿竝蛾眉皓齒潔顏傾城脩容亦能爲  
 綠水歌豔姿尤善作么鳳舞竝愛傾後室寵  
 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  
 曲焉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潁川荀子文  
 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  
 以加之正光初廣宗一作文潘崇和講服氏春  
 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  
 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

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何爲住城南一作才曰

何往曰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

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

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

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

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潁之

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言也舉

學皆笑焉

崇虛寺在城西卽漢之躍龍園也延熹九年桓  
帝祠老子於躍龍園設華蓋之座用郊天之  
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懋者  
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城西

冲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  
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  
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  
王雍廣平王懷竝受遺詔輔翼孝嗣時帝始  
年六歲太后代總萬機以懌名德茂親體道  
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

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  
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  
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  
退賓堂形製竝如清暑殿土山釣臺冠於當  
世斜峰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堦叢花藥  
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  
臣佐竝選雋俊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珍  
羞具設琴笙竝奏芳醴盈壘佳賓滿席使梁

王愧兔園之遊陳思慙雀臺之燕正光初元  
義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  
年太后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太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  
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  
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諡曰  
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令韓子熙  
爲黃門侍郎徙王國三卿爲執戟者近代所

無也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  
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  
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康中北海入洛莊帝北  
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  
子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  
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  
末莊帝謀殺尔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

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  
曰后懷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  
婦人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  
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一本作持詔至太原

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  
戲徽脫榮帽權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  
形於色遶殿內外權叫榮遂信之與穆竝入  
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

三  
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  
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  
被委任及尔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  
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校以有舊  
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尔朱兆  
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  
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  
五十疋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

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信矣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忽夢徽云  
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  
取之兆悟覺卽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  
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本無金銀此夢或真  
至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  
歛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  
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

十疋盡送致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  
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  
以爲交報楊銜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惡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  
徽卽託夢增徵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  
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侯之笞田蚡  
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闈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闈

伊藍皆爲尼寺唯桃湯所建僧寺世人稱  
之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  
招捉最爲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  
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神長丈六項背  
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  
得經像焉時自爲負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  
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

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  
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  
仰真容浮圖前柰林葡萄異於餘處枝葉繁  
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  
味竝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請取之或  
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  
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  
一實直牛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

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  
似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  
之問以世事實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  
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爲尔朱榮所害始驗  
其言時亦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  
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  
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者杖  
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寶光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  
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  
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寶光寺也人問其  
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唯此寺獨  
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  
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磚口  
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池平行  
果菜葱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

蓀莢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  
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  
來遊此寺雲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  
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普泰末雍州  
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  
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  
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在

寶光寺西隔墻竝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  
 氏至中國卽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  
 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寺一所  
 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胡飾丹青炫彩金  
 玉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  
 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  
 草蔓合嘉樹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  
 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祕呪神驗

閻浮所無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  
 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齋舍利骨及佛牙經  
 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尙書令臨淮王或  
 宅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  
 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珍一作臻金蟬曜首寶  
 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  
 歎服或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  
 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案成羣俊

民滿席絲桐發响羽觴流行詩賦茲陳清言  
 乍起莫不飲其玄奧忘其徧恡焉是以入或  
 室者謂登僊也荊州秀才張裴裳為五言有  
 清拔之句云異林一作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  
 或一作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紬緋綾者唯河  
 東裴子明為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一作  
一作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余朱兆入京師  
 或為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

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迴八里市一多一東字

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

餘景明中比丘道恒立靈僊寺於其上臺西

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釗宅市西北有土

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即漢書所謂採土築山

十里九坂以象二嶠者市東有通商達貨二

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

有劉寶者最為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

宅各養馬一疋至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  
 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  
 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  
 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  
 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  
 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為壯士  
 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  
 高平失據虎一作吏充兵賊帥万俟醜奴寇

暴涇岐之間朝廷為之盱食延伯總步騎五  
 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即漢  
 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  
 冠長劔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  
 聞之者懦夫成勇劔客思奮延伯膽畧不羣  
 威名早著為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  
 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令  
 僧超為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伯單馬入

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監二年之間  
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  
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矢鍾子期不能過也  
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  
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  
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  
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甕貯酒暴於日中經一  
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

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  
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  
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賊盜飲之卽  
醉皆被擒獲因復命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  
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市北有慈孝奉終  
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輜車爲事  
有輓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  
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

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隣人  
逐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  
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路  
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  
衣者人皆指爲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  
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  
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  
出重門啓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

如婢緹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  
工商上僭議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制竟不  
施行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  
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約河內人  
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  
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  
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  
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數

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南陽人  
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  
爲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  
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  
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償金色馬氏悟覺  
心不遑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  
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自  
然金色光照四隣一里之內咸聞香氣僧俗

長幼皆來觀觀尚書右僕射元慎聞里內頗  
有怪異遂改準財爲齊諧里也自退酤以西  
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  
二里南北十五里竝名爲壽丘里皇宗所居  
也民間號爲王子坊當時四海曩清入荒率  
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  
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箠獨不見半馬之衣於  
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

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  
 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  
 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栢冬  
 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  
 文栢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鐘以五色絲  
 續為繩妓女三百人盡蓄國色有婢朝雲善  
 吹箎能為團扇歌壘上聲琛為恭州刺史諸  
 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

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  
 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  
 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琛在秦州多無  
 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  
 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  
 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鑲諸王服其豪  
 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  
 狐掖畫卯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

迎風館於後園窻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  
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  
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  
百餘口甌槃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  
瑪瑙盃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  
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  
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蜀珠璣冰羅霧縠充  
積其內繡纈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數

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  
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  
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  
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嘆羨以  
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融誰知  
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  
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  
樂於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

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  
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融與陳留侯李崇負  
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  
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  
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  
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閭列剝相望祇  
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  
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

萊僊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  
磴礁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  
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畧之宅也畧生而  
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  
爲黃門侍郎元義專政虐加宰輔畧密與其  
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  
雄規不就覺起同謀畧兄弟四人竝罹塗炭

唯畧一身逃命江左蕭衍素聞畧名見其器  
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  
者幾人畧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  
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鸞接翼杞梓成陰  
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  
大笑乃封畧爲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王子  
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劔卒千人畧爲  
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矜尙見畧

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  
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畧歸國江  
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  
不得無王畧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  
還本朝敘錄存沒因卽悲泣衍哀而遣之乃  
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錦繡寶玩  
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  
詩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如此比畧始濟淮

明帝拜畧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畧至闕詔  
曰管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  
國是用聲彪盤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  
體自藩華門勲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旣  
見義亡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  
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闕下有志有節能始  
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  
卽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旣邊地寓食他邑

求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  
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  
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畧從容閑雅本  
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  
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諡曰文貞  
嗣王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閭闔門外御  
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冲覺寺齊等佛殿

僧房充溢一里比丘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花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讚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

名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禪阜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名僧大德寂以遣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磚浮圖一所是

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以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樂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憇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庭列脩竹簷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績紡百姓野居邑

厓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菩提拔陀至焉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國北行十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強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楨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

陀至楊州歲餘隨楊州比丘法融來至京師  
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云古有奴調  
國乘四輪馬爲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  
爲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廓  
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  
域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  
方浮浪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  
寺西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畱王景皓侍中安

定公胡元吉等二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畱  
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事  
待物無遺夙善玄言道家之業遂捨半宅安  
置佛徒演唱大乘數部竝進京師大德超光  
挺榮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  
其席諸方伎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  
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  
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恒來造

第與沙門議論時號爲玄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貯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臾彌寶坐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遶其坐四面躑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爲洛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迹出闔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環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爲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語號爲張夫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晉都水使者陳騶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恒修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闔武塲歲終  
 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  
 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  
 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  
 二人對為角戲中朝時宣武塲大夏門東北  
 今為光風園首菡生焉

凝圓寺闍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止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值母亾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栢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遊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

之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脊所止今日百姓造瓮子人皆棄去住者耻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憇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一作能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凡一作婢雙聲春風曰儻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

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卽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

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爲夷去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所吞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二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

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  
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  
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  
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廢城南十五里有一  
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  
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  
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  
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

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  
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卽得陰愈後人於  
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宮一作像塔乃至數千

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  
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  
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從捍廢城  
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  
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

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  
 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  
 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  
 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劈面以為哀戚髮長  
 四一作五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  
 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  
 佛法有商將一比丘石一作各毘盧旃在城南  
 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

城下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毘盧旃旃語  
 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  
 王祚永隆王曰令我見佛當即從命毘盧旃  
 鳴鐘告佛即遣羅睺羅變形為佛從空而現  
 真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  
 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  
 之令覆盆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  
 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繒莫能

審之案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  
 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  
 五穀甚豐食則麩麥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  
 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  
 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  
 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  
 盂城三日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  
 口中有池毒龍居之管有商人止宿池側體

龍忿怒呪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捨位與子向  
 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  
 復王位復呪池龍龍變為人悔過向王王即  
 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今日國王十  
 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危一作坂千里  
 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  
 茲非險峻關壘坂方此則夷自發葱嶺步步  
 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

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

流一本多入海二字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

以種間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

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

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冷北風驅雁

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峻

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為城人民服飾惟有

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

依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

十月之初至噉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

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為屋隨逐水草夏則

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

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

二月為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書勅

懃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

王張大氈帳方四十步周迴以氈毼為壁王

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皇爲牀腳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歌嗒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圍圓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

之中最爲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歌嗒國去京師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簪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

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  
彌國此國漸出葱嶺土田饒峭民多貧困峻  
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  
烏場國缺鎖爲橋懸虛爲渡下不見底旁無  
挽提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  
路耳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  
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民物殷阜足臨淄之  
神州原田膾膾等咸陽之上土鞞羅施鬼之

所墜垂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  
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箏  
篥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  
不立殺刑唯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  
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地  
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鍾  
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  
上佛供養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

詔書聞太后崇奉佛法卽面東合掌遙心頂禮遣解魏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僊聖人竝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

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晒衣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僧迦梨表裏通溼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晒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晒衣所竝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

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  
世人名曰龍王寺工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  
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  
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  
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卽生今  
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  
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千一作  
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

雲惠生見彼此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  
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  
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餵虎之處高  
山巖從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  
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  
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叔  
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  
作摩休國剝皮爲紙拆骨爲筆處阿育王起

塔籠之舉高十丈拆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  
 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  
 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暖草木冬青當  
 時太簇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舞花叢  
 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  
 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  
 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  
 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

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去塔一  
 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  
 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  
 血之地今為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為師  
 子當路蹲坐遮嫚姪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  
 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門子供養育一作父母  
 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  
 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

入太子所食

養一作

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

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  
及中食此是護塔神渥婆僊使之然此寺昔  
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輓之不覺  
皮連骨離渥婆僊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  
婆僊立廟圖其形像以金傳之隔山嶺有婆  
姦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常  
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

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畱停至正光  
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  
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嚙噠所滅遂立勅  
勲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凶暴多行  
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  
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  
情願自恃勇力與厠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  
三年王有鬪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槍

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  
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請軍通詔書王凶  
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  
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  
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答曰我皇  
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  
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  
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

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  
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  
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嗷噓烏塲王竝拜  
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見魏主則  
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  
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  
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  
提國送獅子兒兩頭與乾陀羅王雲等見之

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於是西  
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  
餘僧復西行三月一作日至辛頭大河河西岸  
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  
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復  
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  
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  
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

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  
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前繫  
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  
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  
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  
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  
塔寺寺石上有迦葉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  
渡一溪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

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三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卽失。道榮傳云：童子存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卽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

地四百尺，然後止。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木爲陛階、砌櫺，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尺，金槃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旣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

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  
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  
國王脩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  
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旣訖  
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  
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  
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轆轤絞索一  
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

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物事悉是金玉千變  
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  
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此塔  
初成用真珠爲羅網覆於其上後數年王乃  
思量此珠網價直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  
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卽解珠網以銅鑊  
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  
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

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爲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旣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卽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

京師之日皇太后勅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干闐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毘王救鴿之處亦起塔寺

管尸毘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燹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禁日取之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簞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

牙佛髮竝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弁爲七塔七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

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  
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元二年二  
月始還天闕銜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  
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竝載之以備缺文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  
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  
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  
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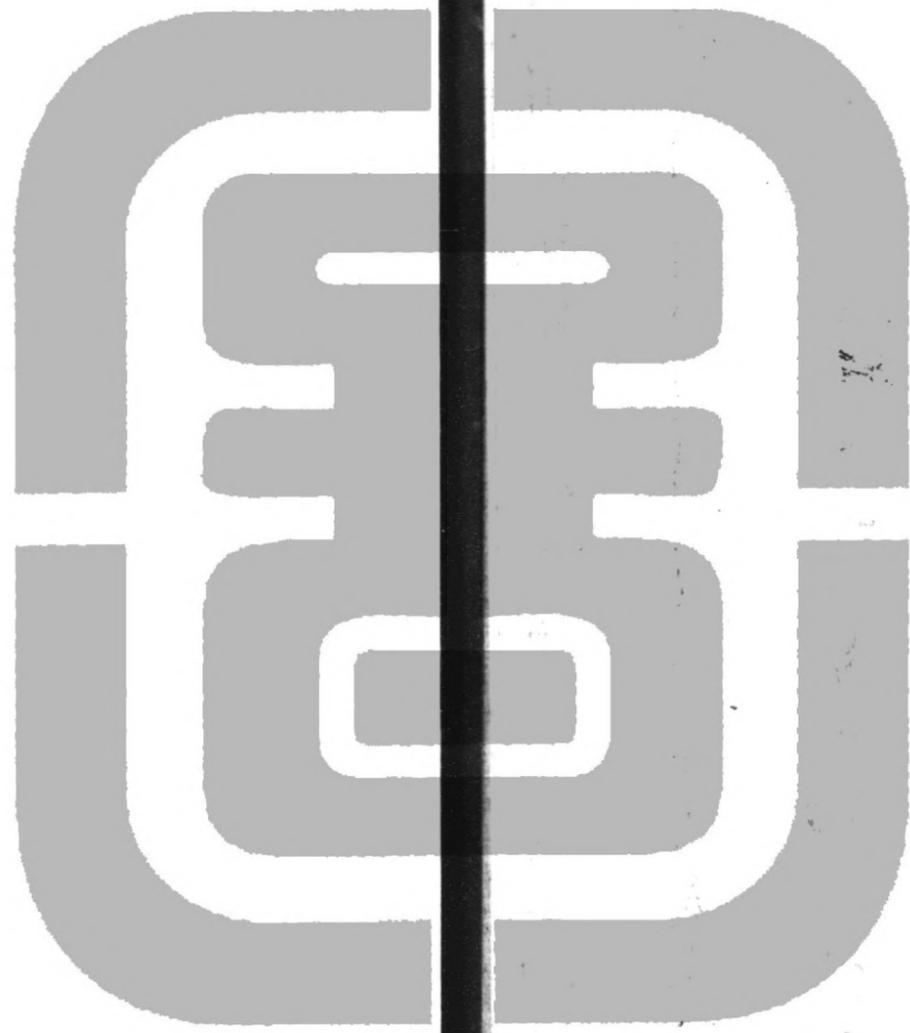
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  
邙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  
元領軍寺劉長秋寺嵩高中有閒居寺禪  
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升道寺  
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灑澗有白  
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旣郭外不在數限亦  
詳載之

魏自顯祖好浮屠之學至胡太后而濫觴焉此伽藍  
 記之所繇作也鋪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歌  
 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以寓其褒貶又非徒以記伽  
 藍也妙筆葩華奇思清峙雖衛叔美之風神  
 王褒甫之姿態未足以及方之矣初高宗以北海質魯遷  
 都洛陽三國子太學四門中學如李冲李彪高闳  
 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輩皆以文雅見親制  
 禮作樂蔚然可觀有魏一百四十九年間最為希

有又未可以永平以後專尚擇民而少之也湖南毛

晉識

*[Faint, mostly illegible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洛陽名園記序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于功德者遺芳餘烈足以想像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群品而乃斥餘事種植灌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陰陽之和嵩

少瀝澗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爲冠冕之望天  
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閒暇  
之士配造物而相嫵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  
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  
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  
以知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  
夫識明智審則慮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  
深爲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

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  
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  
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迹日力心思之所及  
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爲天下  
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于朝放乎一已之私  
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  
祐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爲黨人女  
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

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今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屨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譴逐嶺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羣陰已壯芽孽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己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

時至於荆棘銅駝腥膻伊洛雖宮室苑囿滌池皆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衆賢佐中興之業乎季父浮休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苑隋宮已黍離覆轍繇來皆在說今人還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幽國張琰德和序

洛陽名園記

宋華州李廌撰 明東吳毛晉訂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  
闢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  
景堂則一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  
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  
步走蔭榭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

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  
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曰土筠縱爲洞  
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  
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曰兼  
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  
遵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四景堂竝南  
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  
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  
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  
故逶迤衡直闔爽深密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處周旋景物  
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  
一堂在大地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  
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牕四  
面甚蔽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

洛陽名園記 二  
去幽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逃樓者類也元祐中有畱守喜安集于此

###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

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爲堂榜之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輒醒故俗目曰醒酒池

### 環溪

環溪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環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峯翠巘畢効奇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峩嵒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沖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爲島嶼使可張幄次冬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闌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曰爲劉氏小景

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園爭矣

###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  
桐梓檜栢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  
先春亭叢春亭出荼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  
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壘石爲之直  
力溜其怒而納之於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  
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竊冬月夜登  
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耐  
迺去

###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  
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  
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  
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絕烟  
火游之過花時則復爲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

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紫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朔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旣貴欲極天下佳處十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構之園旣古景物皆蒼老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朔堂其北竹萬餘竿皆大滿二三圍疎筠琅玕如碧玉椽今朔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今

翔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有池宜蓮  
 符今翔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  
 侈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為直龍圖  
 閣趙氏所得亦大翔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郊  
 郭陌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程丞相宅旁皆  
 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  
 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  
 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為常高亭  
 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廝養擁篲負畚鍤者  
 於其間而已蓋人之於宴間每自吝惜宜甚於  
 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  
 巧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

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  
 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  
 茶之儔號為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  
 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  
 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  
 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松島

松栢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  
 島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為袁  
 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公丞相今為吳氏園傳  
 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  
 構堂東北曰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為亭臨之  
 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  
 處在他郡尚無有而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園

文潞公東園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汎

洛陽名園記 八  
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瀝水二堂宛宛在水  
水中湘膚藥圃二堂間列水石西去其第里餘  
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園竝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  
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汭  
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却山之麓瀝水  
經其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  
開軒牕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  
奔駛皆可喜也有臺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  
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  
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  
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  
繚洛乎其間林木蒼蔚烟雲掩映高樓曲榭時

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  
有菴在松檜藤葛之中闕旁牖則臺之所見亦  
畢陳於前避松檜騫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  
名之曰學古庵其實皆此類

###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  
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甲洛陽  
但以其圖攷之則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其  
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  
豈因於天理者可久而成於人力者不可恃耶  
寺中樂天石刻存者尚多

### 獨樂園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  
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  
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

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者又特結竹鈔落蕃蔓草爲之爾溫公自爲之序諸亭臺詩頗行於世所以爲人欣慕者不在於園耳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益舊

堂益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益不足勝益有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地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庵也自竹逕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猶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

洛陽名園記 十一  
物皆好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  
徹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  
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  
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  
又有園池中有一物特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  
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蓋早梅香甚

烈而大說者云自大庾嶺移其本至此流杯水  
雖急不旁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尺或  
以地攷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  
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官園雖已犁  
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  
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  
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之  
倏來而忽逝也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澠之咀當秦  
瀧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  
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  
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  
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  
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  
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  
爲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灰燼

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  
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  
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  
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得則名園記之作  
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  
乎以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  
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昔人記載山川園林之勝稱洛陽爲天下第一

頽即不乏少文之興而銅狄已不可問矣及讀  
 伽藍名園二記雖文華差殊而感慨係之中物  
 風景尚依然在目也因令刻以公之同好晉王右  
 軍慨想成都作周益州帖展斯編者亦可謂  
 卧遊矣湖南毛晉識

